



街边的医保套现小广告,如今换了个马甲出现在电商平台上。

日前,记者暗访发现,在淘宝、闲鱼平台上,出现医保套现商户进行非法倒卖药品活动。其运作流程包括线上寻找客户收集医保码、联系药店远程刷码消费、邮寄药品以及非法倒卖。

该黑产业链不仅实现了药品的非法流通和套现,还易于复制,又因其隐蔽性而难以被有效监管。

购药转卖套现分成 药店中介建群刷码 邮寄药品非法倒卖 医保套现黑产业链调查



记者暗访: 购药转卖套现分成

在淘宝、闲鱼平台检索“医保卡套现”等关键词,无法找到相关结果。可当尝试输入“医堡缇”“医保缇卡”等谐音词,便会跳出几个带有暗示性的商品,配有“医保刷卡”四个字或药房货架图片。

记者选其中一个商品,其标注“全国可接”。记者将商品链接发送给客服,迅速收到一条回复:“就是你想要的,请截图额度报价。”接着客服再次发送“额度截图”的提示,并询问医保缴纳地以及当前是否在职。

对方很快添加微信并表示,无需本人到店,只用提供医保电子凭证进行远程购药操作,即可代刷全国各地的医保卡进行套现。记者以不想有外地刷卡记录为由,提出希望在长沙当地刷医保卡,对方称在外地刷卡只要一周内不使用医保卡就不会有影响,但如果指定在当地刷,则需要将手续费从39%提高至43%。

为进一步打消记者顾虑,对方自称与许多药店有合作,“几十万的异地照样做,影响的只是我们店铺”,还向记者发来一张201399元的医保卡个人账户余额截图用以佐证,对方称记者卡上的额度小,“几千而已,不用考虑太多”。

记者再次以“确保卡片安全”为由,提出需亲自到现场交易的要求。对方回应可以前往指定药店购药后带回,但手续费将增加到45%,而记者实际能收到的金额将只占实付总额的55%。

双方达成一致后,记者被邀请进入微信群聊。群内一名男子发出一家连锁药店的地址,称已经与药店做好安排。群里另一位女子则提醒记者,在当晚9点半药店关门前完成交易。该女子向记者说明购买步骤:进店后,向店员表明自己是“下午联系好的,买6盒东阿阿胶,790元一盒”,并强调需检查每一盒东阿阿胶的生产日期。

按照约定时间,记者来到药店门口,一名药店员工与店长通话确认。因店内仅有4盒存货,最终,记者买了4盒阿胶,随后前往另一地点,与群聊中的女子见面。在与该女子线下交接药品时,记者当场收到转账1738元,即实付总额的55%。

套现药店: 与中介建群刷码寄药

记者调查发现,东阿阿胶、安宫牛黄丸、免疫球蛋白等高值且流通性强的药品,是套现中介的主要采购目标。其运作流程包括线上寻找客户收集医保码、联系药店远程刷码消费、邮寄药品以及非法倒卖。

由此,一条分工明确、行动隐秘的非法产业链应运而生。该黑产业链不仅实现了药品的非法流通和套现,还易于复制,又因其隐蔽性而难以被有效监管。

记者通过另一线上套现中介,前往另一家连锁药店购买安宫牛黄丸。表明介绍人身份后,该药店员工透露,套现中介几乎每个月都会来采购安宫牛黄丸,店长会以优惠的促销价给对方。套现流程有时是通过微信群发布医保码,店员协助完成刷码,有时则是直接到店操



套现团伙指定药店购买东阿阿胶



线下收药女子查验药品东阿阿胶

作。该员工还向记者展示了店长与套现中介之间的沟通微信群。

记者联系店长,店长表示自己并没有销路,仅负责刷取医保资金,具体的刷码人员由中介安排,再定期通过快递将药品寄给中介。

遵循这一操作模式,记者走访了益丰大药房、诺舟大药房等多家连锁药店寻求合作,有药店员工听到“组建群聊”“线上刷码”等避之不及,拒绝了记者的要求。而有的药店员工则未询问医保码来源,便承诺记者只要给码,她就能够线上远程刷码买药,并添加了记者微信,称可以将药邮寄给记者。

就此现象,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原副研究员仲崇明向记者表示,此种行为属于非常典型的医保个账套现的作案手法。

在仲崇明看来,该类犯罪具有比较成熟的市场基础。作案人通过线上渠道,如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发布广告,吸引有套现需求的参保人员。“套现的操作便捷快速,在普通参保者、医保持卡人这一侧,似乎也更容易被诱感到。”仲崇明说。

“这种作案手法更加隐蔽。”仲崇明称,其隐蔽性在于以药品为载体,并非纯粹的刷卡套现。而相比之下,纯粹的刷卡套现,没有产品为载体,罪名可能更重,且药店也不敢随便同意参与,除非药

店自己做骗保的操盘手。无论线上线下购药,因为参保者知情,且销赃时的消费者贪图便宜,追溯码再怎么应用也很难管理到,“大家都是知法犯法,并没有主动检举揭发的道理。”

药品去向: 部分回流到私人药店

套现中介、药店员工以及参保人员之间,已经形成关联紧密的利益链。那么,这一利益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同时,医保基金是如何在这一系列环节中逐渐失守的呢?

一位在武汉从事线下套现活动长达7年的中介张某向记者举例,他与药房谈定的一种药品价格是每盒750元,而批发价为600多元。随后,他以原价的7折即525元,返现给持卡人。而张某出售的价格不仅低于药店零售价,还低于批发价,每盒药品能赚超过100元的利润。

张某介绍,他们团队六七个人,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是印小广告单,开着摩托在医院、药房四处转。成交的利润会分给其他成员,比如贴广告的、接电话的。

药房员工是否从中获利呢?多名药店员工表示没有额外分成。据前述中介张某称,之前药店会主动联系他们,“说这个月绩效完不成,给我们留了药和礼盒,问我们为何不去,让来凑几单。”在医保局加强监管后,药店员工不让他们进药房,担心被监控拍到,每次套现,他们就在药店附近守着,只让持卡人一个一个进药店。在这名中介看来,这是“双向互惠”的操作模式,他们与药店也只是买药交易关系。

另一家连锁药房的店员向记者透露,其与套现中介“打交道好几年”,但他对套现的具体流程不了解,“任何人到店都是顾客,(卖的药)有提成但不多,可助完成药店绩效。”

倒卖的药流向何处?中介张某称,阿胶多用来送礼,因此购买时会特别留意生产日期及礼品包装,并称自己的上线有渠道。另有药店员工称,部分药品可能回流到私人药店,“现在无法回流到大型连锁的上市药店,一旦扫了追溯码,就无法再卖,而私人药店是不用扫码的。”

12月20日,记者就暗访调查的“套现团伙骗保且疑似与药店勾结”一事,向长沙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进行了举报。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同样受到医保基金的监管。一旦查实,药店的违约行为会按协议处理,违规行为则涉及行政处罚,并指出具体处罚措施需依据药店违反的具体条款而定。此外,该工作人员还透露,当地医保局对药店违规行为高度重视,并于近期计划开展专项检查。

延伸

套现超过5000元 即为骗保犯罪

资深医改专家徐毓才表示,非法医保套现和药品销售违规行为的频繁发生,可见其监管难度大,且危害性大。这些行为往往神出鬼没,难以追踪和打击。“骗保行为会直接导致医保基金的流失,影响医保制度的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从监管角度来看,非法套现者骗取国家医保基金,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参保人、药房也参与其中,形成闭环以骗取医保基金。作为源头,提供个人医保码以参与非法套现,违反了医保基金监管条例中个人对医保码的管理要求。在药品销售方面,实体药房的许多行为违反了我国《药品管理法》和《医保基金监管条例》。“你把药卖给谁了?该不该卖给他?是不是按照处方卖的?一些实体药房也缺乏监管责任,只想卖药而忽视了销售程序的合法性。”徐毓才说。

另一方面,对于真正需要特定药品的病人,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这些药物本身就伴随极高的风险。徐毓才强调,即便药物是真的,其疗效也无法得到确切保证,因为储藏和运输过程中的不当处理可能导致药品品质下降。更何况,由于获取渠道非法,病人根本无法确认药品的真伪,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风险。

记者了解到,2014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就曾明确:“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未取得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参保人员不得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不得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

“医保基金,是专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正常就医购药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随便乱用、滥用。”徐毓才告诉记者,个人或团伙,通过广泛收取参保人员医保卡,联合串通医保定点药店、诊所、医院,采取虚假就医购药等方式,套取医保基金,利用中间抽成、按比例返现的行为,机构和团伙均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超过5000元即为骗保犯罪。

据红星新闻